

重阳雅集在昭山

◆聂鑫森

年年重阳节,株洲的几位文友,总会相约登高雅集。公事早毕,退隐多年,不用闻銜鼓而去应卯上班,“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壬辰重阳节前一日,秋风秋雨相兼,冷气袭人,但第二天一早晴光闪烁,于是我们驱车前往昭山。

昭山在长沙、株洲、湘潭的交界处,因周昭王南征到此而得名。海拔不到二百米,耸峙在澄碧的湘江边。山虽不高,却自古为水陆重要门户,扼湘中咽喉,乃兵家必争之地。山上山下,怪石嵯峨,林木丰茂,寺观屋宇掩映其间,风景独异,自古列入“潇湘八景”中的“山市晴岚”。北宋著名画家、书法家米芾,曾在此山写生绘就《山市晴岚图》,并题诗云:“乱峰空翠晴还湿,山市岚昏近觉遥,正值微寒堪索醉,酒旗从此不须招。”古人因“昭”与“招”谐音,故此山又叫昭山。

从株洲城中乘车出发,也就二十余公里,半个小时即到前山山脚。此行年长的为七十出头的蒋海堤,依次下来的便是我、尹良利、施杰云,都是书画与旧体诗词的痴好者。随行的还有两位本市教育战线的女画家、女诗人肖男和王亚。

今日来登高的不少,但多为老人,白发银须,映衬着苍山野树,分外醒目。我们弃车踏上又斜又陡的石磴古道。阳光灿烂,山岚飘拂,彼此揉杂,异彩纷呈。碧空时有雁字掠过,嘎嘎有声。据典籍记载,从山脚到山顶的昭山古寺前,石磴古道要拐三十六个弯,有近千级,没有好脚力不行。

昭山自古可看处不少,古时亦有八景之称:“屏风夕照”、“柘岭丹霞”、“桃花花雨”、“双井清泉”、“老虎听经”、“狮子啸月”、“古寺飞钟”、“石港扬帆”。这些景观,有的是指特定的时间所见,有的是指具体的山、石、井、寺。如“桃花花雨”,描述的是梅雨季节,雨打桃花,花瓣纷飞。眼下正是深秋的上午,可看的应是“柘岭丹霞”,秋来柘叶和枫叶或黄或红,但今年入秋后还未下霜,叶子依旧葱绿,偶有一团一抹“丹霞”而已。但名山名迹,毕竟遗留或扩建不少。南宋抗金名将刘锜,曾贬为潭州知府,筑室于斯,史称“刘锜草堂”。民主革命家黄兴之母的墓,宏大而别致。还有千手观音寺、昭山古寺、伟人亭以及许多历代碑刻,足可令人徘徊瞻仰。

伟人亭在半山,是纪念毛泽东于1917年9月,当时他还是湖南一师的学生,与新民学会会员张昆弟、彭则厚,从长沙步行来此进行社会调查,曾登昭山游览,而为后人所建。出伟人亭,我们欲登峰顶时,有一件趣事可堪一录。一白发拄杖老人,由儿子、儿媳陪同到此,老人再不想上去了。他的儿子见蒋海堤精神抖擞,便问海堤年庚几何?海堤笑答:“八十有八。”于是,两个年轻人对老人说:“你才八十五,人家八十八都不畏难,爹,鼓把劲,上!”老人说:“我比他小三岁,未必比他不过。”于是,奋然登山。

我们悄声对海堤说:“你虽编造的是美丽的谎言,其意在鼓舞士气,可见你的心不老。”很快我们就到了峰顶的“昭山古寺”。在唐代它叫昭山禅寺,宋时称昭阳殿,明、清两朝又名昭阳殿,以后则谓昭山古寺。大门联为:“昭山凌云皆瞻乾坤阁;古寺参天同辉日月华。”寺有三进:天王殿、地藏殿、卧佛殿,整体格局不大,但幽深、静寂,远离市井尘嚣。最可心的是出寺门倚寺墙,俯看山下的湘水如带、船棹来回,隐隐听见断续的船号子,乃知“石港扬帆”下语何等确切。

返回时,我们从后山而下,石磴古道虽弯曲,但平缓得多。丛林之中,时见野山菊金黄耀目,山萼洁白如银。肖男、王亚是年轻人,见我们几个老人并无倦意,连连夸赞。我忽然有了两句诗,便说:“诗酒何曾老?情怀渐次宽。”施杰云说:“我有个建议,我们各写一诗,都将聂兄之‘诗酒何曾老’嵌进去,如何?”大家齐声应允。

我们是从后山下的山,然后,在山下的一个乡村酒店午餐,酒酣耳热,乡菜味鲜,相约写诗以纪,直至太阳偏西,方尽兴而返。

第二日凌晨,我将全诗以手机短信发给诸友。《壬辰重阳与诸友登昭山》:“早离銜鼓远,健步又登山。诗酒何曾老?情怀渐次宽。径斜云愈白,影绿树未寒。霞染湘江水,题吟好作笺。”

王亚正当韶年,又写过《此生最爱李清照》的专著,文思敏捷,诗飞速而至:“登高在重九,秋寒未敢侵。林枫仍留绿,芦苇犹似新。诗酒何曾老?醍醐一饮清。遥迤溯江去,钟磬尚留音。”

接着杰云的诗来了:“重九登高处,昭山结伴行。浓阴匝古道,宿雨放新晴。诗酒何曾老?秋江早已澄。伟人亭上立,雁影过沙汀。”

良利之诗亦至:“诗酒何曾老?江枫正始红。晴岚挽碧水,古道结奇峰。友唤轻衙鼓,心舒爱寺钟。秋声谁作赋,天际列征鸿。”海堤年长,很审慎,诗经反复推敲而到:“昭峰紫梦久,携侣共登山。诗酒何曾老?吟襟却愈宽。茗香添雅兴,日暖御寒寒。归去频酬唱,玓珠溢彩笺。”

肖男说她写诗难尽意,准备作一画供大家娱目。

重阳登高雅集,给我们带来多少快乐。“诗酒何曾老”,说的是一种美好的心态。热爱生活的人,无论年老年少,青春便永远与其相伴!

毫无疑问,那绿缎缎的湘江里一切的绿,绿的一切都集中在昭山啊!如果将长株潭城市群比作一条“风吹仙袂飘飏举”的出水美人鱼,那昭山就是她的绿心了。

我们家世代代居住在昭山。我们从小就亲近昭山,向往昭山,崇拜昭山。伴着昭山我从毛孩子到一介书生,一直到今天的“白金一代”(西方优雅老人的自我调侃语)”。

站在昭山之巅,眼面前是望不尽的绚丽景致。令人陶醉、令人自豪、令人无限青春向未来……古往今来多少南来北往的宦游人、旅行家,谁不为这旖旎的风光而怦然心动,甚至神魂颠倒呢?北宋礼部员外郎米襄阳以他神奇的泼墨山水,写出了永远魅力四射的潇湘八景图之“山市晴岚”。此画藏之名山,传诸后世,流转于通衢大邑,引无数精英竞折腰,以至成为一种厚重的文化积淀啊!它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尤其在一衣带水的东瀛,惹得大和民族一浪高一浪地浩叹:“中国

太美了!”据说一代代的日本文化人一直把“潇湘八景图”临摹到可以假乱真的地步!也有多少爱国英豪,革命志士“马鞍上梦见沙盘上画”,掀起一股又一股“秋风万里芙蓉国”的旋风。

小时候,老祖母就指着昭山向我娓娓讲述“猛虎赶仙牛,鹞子啄金鳅”的神话故事。传说中的昭山高呀高万丈,直插云天。只是《封神榜》中的崇黑虎与黄飞虎,在此干了一仗,才让它变得袖珍如今日了。这崇、黄二仙倒好,拍拍屁股走人了,一个人主南岳衡山,一个被姜子牙任命为东岳泰山一把手!猛虎、仙牛、鹞子、金鳅均是这两个老顽童手下的干将。猛虎现名猛虎嘴,座落在易家湾京广高速铁路旁,是个花岗岩山王,远远看去俨然一啸如风雷的百兽之王。200年前我们邱氏祖先就葬此山。仙牛则化为仰天湖上那座石板桥,“伏牛昂首志当远,不待扬鞭自奋蹄”。它默默地坚守着这片高产田亩。鹞子即鹞子



仰天湖畔(彭明安 摄)

水映昭山

◆罗并乡

人们习惯于陆地看昭山,沿湘江由南至北,沿着清朝修建的麻石古道,一步步爬上昭山,站在峰巅的昭阳寺外看满山的翠绿,欣赏江上激泄的风景。然而夏天的黄昏,我却常坐在水中看昭山,人在水中游,清风徐来,碧水清澈,远看昭山,满目翠绿,心有所悟,神驰万里,水中品尝昭山,自然是一种极妙的境界。

人游江中,水映昭山,晃荡的水波中所有的景色都慢慢地活了,像一幅水墨画似的,轻轻沾一点墨,纸上便漾开一片片风景;或昭山的倒影映在眼前,幻化成巨大的黛山,令人看也看不够,许多儿时关于昭山的片断也逐渐在水中浮现。上世纪70年代,我在地处许家铺子的湘潭市九中读初中时,老师带领稚气未脱的少年野营拉练,我们走了整整一夜,凌晨时方到达市六中,我和好友潘志斌竟顾不上休息,跑到湘江边看昭山,朦胧晨曦中,

少女峰

◆曹方成

昭山显得遥远而陌生。儿时不知故园美,直到许多年后我由异地重回到故乡,尤其是工作单位简陋的居住地就在昭山附近时,我才真正地觉得故乡美,最美又莫过于昭山。

如今的昭山沐浴着和平年代的静穆阳光,成为了长株潭两型社会湘江风光带中的重要景区。清晨看昭山,东边云蒸霞蔚,昭山的倒影浸染于水中,影影绰绰的山体如红鬃骏马从远方奔至江边,又扬蹄而起,嘶鸣于天地之间,威武壮观之景,令每一位有幸目睹者赞叹不已;黄昏,西边红云万朵,一朵复一朵堆积在湘江中,昭山的婆婆树影撩拨水面的晚霞,泛起人们心头一圈圈巨大的涟漪,将昭山深厚的文化底蕴一一展示在世人眼前,山顶的昭阳寺似乎就在水前方不远的地方,触手可及;半山亭中绰约的人影,让人依稀仿佛觉得仍是当年高谈阔论的伟人,山上熟悉的蝉鸣带着古风,使昭山显得更加幽静,江

全线通车,齿轮火车终于开上了少女峰,创造了世界旅游设施建设史上的奇迹。

登山前夜,我们住在离少女峰百余公里的卢塞恩郊外,房子里没有空调,但必须盖着被子睡觉,还没有登少女峰,就充分感受到了少女峰那冰肌玉骨的,柔柔软软的,善解人意的舒适体温。来到山脚登上齿轮火车,每列齿轮火车只挂两节车厢,每节车厢容纳四五十人,坐上独特的木质长椅,随着火车的攀升,视野逐渐开阔。山腰是一片片绿色的草场,草场上蹲着一株株木质与石头结构的农舍,农舍周围的草场上蠕动着一群群黑黑白白的牛羊。山窝里的青松浓得发黑,像谁打翻了一瓶瓶墨汁在那儿流成了一块块、一线线、一团团。大约到了1500米,见到岭上岭下许多齿轮火车一辆接一辆像虫子一样在爬,每隔五百米左右就有一处四五十米长的双轨站,来往的火车在这里交汇,我们坐的火车有时候要停下等好几辆过去才开动。到了2061米,换乘一辆齿轮火车,开始爬越来越陡的险坡,火车几乎是垂直悬在半空中,心里难免有一种就会掉下去的担心,但看着那笔直一样的轨道,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稳稳刹住,心里就踏实了。大约到了2500米,火车开始在黑暗中穿行,约穿越了半小时,见到一线亮光,是贴在悬崖上开凿的几个观景洞照过来的,洞窗装着宽敞的玻璃,车停五分钟,透过玻璃俯看悬崖下的冰川。看完悬崖冰川,火车继续在黑暗中爬行,最后停在3454米。走路来到震撼体验馆,神奇的全景电影带你一瞬间一览阿尔卑斯山的冰川、

穆公之岭)的故事千年来传唱不衰!还有近代太平天国与湘军均在这里跃马横刀,血染风采。且红军军团长彭德怀将军在此夜渡——“将军渡”流水汤汤,似闻彭总“万里赴戎机”的叱咤之声……尤其值得一提辛亥革命先烈、镜湖女侠秋瑾。她生前于此厉兵秣马,死后又“名山有幸埋忠骨”。这里有秋瑾夫家王廷钧的琉璃大瓦屋——白马垅大冲。据说秋瑾在此居住时间最长,现属株洲市荷花镇60年前笔者曾在此求学,那房子的气派与占地面积决不逊色于曾国藩双峰荷叶镇的毅勇侯第富堂皇。自然这里还有秋瑾夫妇的墓穴。

暂且不按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昭山上山下那惨烈而光耀千秋的一页不表。走笔至此,笔者意犹未尽,权信手拈来北宋一代书画大家米芾“山市晴岚”题画诗以收束全文:“乱峰空翠晴还湿,山市岚昏近觉遥。正值微寒堪索醉,酒旗从此不须招。”

面变得更加宽阔。一阵清风过后,江上的倒影会悄然消遁,散乱成一江沸腾的水,煮沸我心中的诗情画意,使我不断地在昭山旁边的水域游动,不断地寻找新的视角,发现昭山的独特之美,体验常人难以体会的快乐。我不断地游弋中,岸上会传来人们的叫好声,因为远观的人把我当成了新的风景,但他们看到的仅仅是外表的景象,永远无法体验昭山在水中优美的韵律。

江水有节奏地流动着,水的倒影则随着光线的强弱更换色彩,昭山古寺时而出现在我前面,时而如骏马跃过江面,消失在远方。从我头顶飞过的是洁白的江鸥,不一会儿江鸥又在波浪中消失。轮船驶过,在我的眼前留下一个接一个巨浪,哗哗作响的浪涛把我抛上高峰,又把我掀向浪底,一起一伏的波涛中,我仿佛看到90多年前在昭山下游泳的毛泽东等人正在我的前方斗浪,那时他们正是意气风发的青年,1917年9月16日,他们从长沙步行到昭山进行社会调查后,湘江的水吸引着他们,他们的澎湃激情正如江水滔滔不绝,于是他们在江中开展了别开生面的人生对话。我永远无法聆听江中的对话,但他们那种乐观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似乎感染着我。每当我斗浪后,信心十足地游向江中主航道时,会感到脚下湍急冰凉的水正把我推向下游,我却突然间产生一种逆流而上的豪迈之情,在劈波斩浪中,似乎江风之中传来伟人们的鼓励声,于是我无数次游过了令人胆怯的主航道。当我站在彼岸浅浅的河水中看昭山时,才觉得刚才的倔强劲头是值得的,伟人不就是凭着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不服输”的精神,才一次次在逆流之中走向成功么?

水映昭山,江天辽阔,岁月苍茫,昭山不老。人们在水中看昭山,一个看似极为寻常的石栅栏都有沉甸甸的历史,弯曲的古栈道曾经让多少满怀豪情的游客对月饮酒,拍栏高歌;一株银杏树立立寺旁,千年挺拔,多少达官贵人对它顶礼膜拜,多少文人墨客对它挥毫泼墨,然而白果树却不为所动,春夏披满树翠绿,秋冬抖满树金黄,任时光抒写出跌宕起伏的故事。我常在江中望着——一栋栋江边的老屋,静静地听昭山的传说,我也曾在将军渡下河游泳,在江心凝视彭德怀深夜渡湘江的身影,怀想秋瑾在昭山挥剑砺志,光复中华的慷慨豪迈。我知道黄兴曾在将军渡旁边建的奎星楼饮过酒,和他对坐的是哥老会首领福益,他们一边尝着湘江的回渡鱼,一边举杯畅饮,共商反清大计。如今奎星楼虽仅存两根石柱,一段三合土的残垣,但时涨时落的江水时常将这一段散佚时空的片断复原,又让我对昭山肃然起敬。我想如果没有江水的滋润,昭山也许会黯然失色。我如果不时常在昭山下的湘江游泳,在陆地上走马观花地游昭山,也许无法体验水映昭山的另一种美。

岩石、雪地、云雾等美丽的自然景色。接着穿越冰宫,里面水晶般的各式人物、动物雕塑栩栩如生。1889年2月26日的一次爆破事故夺去6个工人的生命的故事让你肃然良久。然后坐上瑞士最快的垂升电梯,27秒钟后眼前一亮,登上了斯芬克斯观景台。放眼四望,白雪莽莽,一股刺透肌骨的冷风迎面扑来,阳光变得清冷温柔起来,一点也不招人讨厌。扶着观景台的栏杆下到雪地,冰雪在脚底咕唧咕唧地歌唱。抓起一把潮湿的冰雪贴在脸颊,真切切地亲吻着阿雷奇冰川。此刻,平日复杂的思绪融化成了阿雷奇冰川里的冰雪,灵魂净化得明镜一般。什么悠悠天地、什么浮华人生!站在少女峰峰上,真有一种“把酒临风,宠欲皆忘”之感。啊,少女峰呀,你的洁白、无瑕,净化了世间多少尘埃啊!

得下山了,恋恋不舍地离开,游人坐着下山的齿轮火车在凡能再看到少女峰的地方回电。阿尔卑斯山的庄严与萧瑟,寒冷与热情,放电影一样地在脑海里回味。突然,一丝忧伤涌起,因我注意到了少女峰及与少女峰并列站立的艾格峰和和尚峰的峰尖尖都已裸露出一长截赭色,那是冰雪融化的痕迹。是每天成千上万的游客涌向峰顶形成温室气体效应造成的结果!我立刻想起某电视剧主题曲的一句歌词“我真的很想再活五百年!”五百年后我再登上少女峰,是否冰川依旧?还是来观赏冰川遗址?哎,也许我是杞人忧天,瑞士人能征服自然,就有智慧保护好自然!